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十二節

此時就聽勝爺肩下第三位，一聲無量佛：「勝施主乃是鏢行之首，不可輕動。貧道給大少寨主接招數。」語畢，甩道服，摘寶劍，遞給邱成，躍眾當先說道：「貧道奉陪。」又說道：「邱成，他的擗分量太重，貧道倘有不測，將此劍歸汝佩帶。此劍五十餘年，並未沾過血跡，不要給我錯用了。」邱成說道：「謹遵師傅之命。」聾啞仙師遂來到當中，打稽首道：「大少寨主擗下留情，貧道已到晚年，筋骨不堪用了，但願大少寨主網開一面。」閔德潤答道：「老道，你亮傢伙吧！」諸葛道爺一提腰圍子，取出一物，藍汪汪一身魚鱗，兩頭龍頭，手抓著當中一抖，撲隆一聲。閔德潤問道：「這叫什麼兵器？」老道答道：「在觀中間暇無事，造了一種玩藝，我自己起的名字，叫雙龍頭桿棒。」大少寨主冷笑道：「你家大少寨主刀槍不入，玩藝如何應敵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明知不行，不過給你施主墊墊擗。」大山賊遂舉兵刃奔老道打來，直打道冠。聾啞仙師仙風道骨，飄灑自然，雙手合著桿棒，見山賊擗臨切近，左手的桿棒一纏龍頭擗，右手的桿棒龍頭奔山賊打去。大山賊擗法精奇，諸葛道爺天賦奇才，纏就三十六棒。後文書傳授邱成，在彭公案上，邱成七棒打通天下。聾啞仙師三十六棒，上十二，下十二，中十二。上十二棒裹腦纏頭，將大山賊脖頸纏住，向外一抖桿棒，山賊有五六百斤力量，龍頭擗向地下一紮，兩腿一叫勁，恰好似三條腿，道爺抖了兩抖，桿棒由頸上捋下來啦；中十二棒玉帶圍腰，將山賊纏住，向裡手一抖桿棒，山賊一叫勁，桿棒又捋了；下十二棒將腿纏住，山賊擗桿二紮地，猶如泰山一樣，一抖桿棒，仍然捋了。山賊舞起擗來將身子蔽住，點穴法不能近身，聾啞仙師仍然是三十六棒，上下翻飛，山賊的擗掄起來風聲震耳，將道爺及桿棒俱都圍住。道爺心中暗道：「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我打算將山賊用桿棒扔一個筋斗，並不傷他的性命，出家人以慈善為本，哪知道桿棒不行，貧道一生一世沒傷過生靈性命。」老道思索至此，雙龍頭一纏擗頭，縱出圈子外，一聲無量佛：「貧道甘拜下風，施主讓了罷。」山賊說道：「衣服皮肉未受一點傷，那怎叫敗了呢？」道爺笑說道：「我氣力不敵。」山賊說道：「為何不出汗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我不愛出汗。」山賊說道：「不愛出汗，將命拿來！」隨後就追。道爺心中暗想：「貧道平生不傷性命，你是非要貧道性命不可。」此時道爺走得稍慢，山賊後面一擗壓山蓋頂打來，老道聞聽金風到腦後，一閃身軀，金鼎龍頭擗擗空，老道左手一抖桿棒，說聲：「著！」山賊見龍頭奔頭上打來，豎著擗向外一擗，老道左手的桿棒一抖，奔山賊面門眉心點去，山賊此時擗桿再想回來，可就來不及啦，桿棒龍頭上的子午釘，正打在眉纒之上。金鍾單練不到眉纒上，只見一股子血噴出，山賊頭昏眼花，一晃兩晃，老道跟著一抖桿棒，一纏山賊雙腿，向懷裡一帶，撲的一聲，山賊栽倒。閔士瓊此時顏色更變，心中暗想：「悔不聽老乞婆之言，只想我父子天下無敵，想不到德潤要喪於老道之手，金鍾單見血就回，再挨一桿棒，必然喪命。」此時只見道爺打稽首說道：「閔老寨主不要驚慌，令郎決無性命之憂。貧道不開殺戒，實出於迫不得已，但能有容讓餘地，決不肯傷令郎，請老寨主派人攙扶著令郎，趕緊活動活動。」當時過去四名嘍卒，攙扶著大山賊往西跨院去活動去了。閔士瓊老寨主說道：「也不必再互相較量啦，這就是多此一舉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勝英實不願殺人流血，令郎自取耳。咱靜候盜燈之人吧，今日已然六月三十日了。」

大眾俱都談論今，時至掌燈之後，金頭虎賈明在勝爺背後念叨：「蠻子別跑了吧？怎麼盜燈啊？」弼昆長老嘆道：「你別惑亂人心，還有兩夜一天的工夫呢。」金頭虎低頭不敢再言，兩造英雄換撥休息，一夜晚景無話。是日七月初一日，大家梳洗漱口喝茶吃飯，不必細表，天過了午時以後，大義士仍未露面，等到太陽平西，勝爺心中發慌，暗道：「大蠻子，你可以說了不算，哥哥焉能失信於天下十四省英雄之前呢？」老英雄坐立不安，如坐針氈一般，「看看三天兩夜了，你盜不出來不要緊，你倒見我一面呀。」勝爺一旁思索，面帶愁容。林士佩察顏觀色，林士佩南首是曹榮，北首是韓秀，林士佩叫道：「曹、韓二位賢弟，勝英沉不住氣了，我給勝英來一個越渴越吃鹽，越冷越打戰。我此時會鬥他三陣，叫天下英雄看看我林士佩的學業。大少寨主輸給老道太冤啦，皆因大少寨主太欠聰明，老道那兵刃是軟的，他打來的時候，若先閃開，然後再用傢伙去擗，他就是十根桿棒又何濟事哉？我會鬥他們鏢行第一著名的人物，就是輸了也不冤。」說著話站起身形，問了問背後的鏢槍，摸了摸繡花囊中點穴鏢，十字絆英雄帶繫了三扣，登了登新換的燕雲快靴，抬胳膊踢腿，沒有繃弔地方，挽袖面，整壯帽，提起狼牙鑽，實有三國呂布之勇。面向東廊下，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您看看好幾百位英雄俱都悶坐無聊，此時才太陽平西，還有一天多呢。武學的賓朋都講究短打長拿，馬上步下，在要會一會鏢行朋友，單打獨鬥，多者我會三位。頭一位我先會一會道爺的桿棒，會鬥道爺完畢，我再戰兩陣。」原來，林士佩怕戰的工夫大了氣力不敵，故此只言會鬥三陣。且說勝爺叫道：「道兄！林寨主要會一會您的桿棒。」諸葛道爺可說不上不算來，遂答道：「我就奉陪吧。」乃將寶劍、道袍交與邱成，藍布褲褂，白襪雲履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貧道實無驚人的學業，寨主鑽下要多多留情。」林士佩答道：「道爺文韜武略，軟硬工夫，日行千里，真可稱第一的人物。又是世外高人，出家人不誑言，您怎麼說您無本事呢？」道爺答道：「林寨主豈不聞天不厭高，地不厭厚，貧道焉敢自逞其能呢？」遂一提藍布褂，由腰中拉出雙龍頭桿棒，諸葛道爺要會鬥林士佩。

林士佩一舉手中狼牙鑽，照定道爺就砸。道爺閃身形抖起桿棒，上十二裹腦纏頭，來纏住林士佩；中十二玉帶圍腰，將林士佩纏住，道爺用力一抖，林士佩鑽纂一紮就地，雙足叫勁，腰一挺，桿棒捋下來了；下十二棒掃堂棒，又將林士佩纏住，林士佩又把鑽向地上一紮，猶如三條腿一樣，道爺一抖桿棒，仍然捋將下來。三十六棒過去，再翻回來，仍是三十六棒，林士佩倒將桿棒的招數完全明白了，閃展騰挪，狼牙一鑽緊似一鑽，倒將道爺的桿棒跟人俱都圍住，鋼風呼呼直響。勝爺看著驚懼，恐怕道爺有失，遂上前叫道：「道兄退後！小弟會戰林寨主。」

諸葛道爺桿棒一晃，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林寨主，貧道無能，甘拜下風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衣服皮肉並無傷損，何言落敗？」

道爺答道：「貧道年邁之人，久而久之，氣力不敵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太謙遜了。那麼我陪勝老達官。」遂對勝爺說道：「我可就戰三陣。」說著話，那狼牙鑽對勝爺砸去，勝爺魚鱗紫金刀剪林士佩的腕子帶攔腰斬，林士佩的鑽向上立著一繃勝爺的刀，勝爺的刀不敢碰林士佩的鑽，趕緊撒刀一矮身，奔林士佩下身掃去。林士佩一退身，狼牙鑽向下一砸，勝爺一抽刀，照林士佩右肋梢砍去，林士佩的鑽向右挑去，勝爺右邊的刀沒敢向裡遞，轉身形向肋左一刀砍去。林士佩學的武事真得說高，要是別人躲過一招，躲不過去二招。眼看著左肋這一刀看看砍到，狼牙鑽一道鋼風，向左繃來。勝爺的刀不敢碰鑽，撒步抽身，閃展騰挪；林士佩的鑽上繃下砸，左挑右滑，六十二斤半重的鑽，使得猶如藤桿一般。二人一合了招，林士佩的鑽按槍的招數，一點眉纒，兩撩陰，三紮盤肘，四分心，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；勝爺的刀，閃、砍、劈、剝，上下翻飛，兩廊下眾英雄看得呆呆發怔。勝爺贏不了林士佩，林士佩也贏不了勝爺，但是勝爺心懸兩地，工夫一大，鼻窪鬢角見汗。林士佩一看勝爺見汗，又換了棍的招數，抖擻精神，潑風八打，莊家十六棍，勝爺魚鱗紫金刀，神刀出入，無論如何林士佩的鑽砸不上勝爺的刀。林士佩莊家十六棍打完，又使大槍的招，滑、拿、繃、扒、壓、劈、砸、蓋、挑、紮，勝三爺衣襟濕透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此時旁觀者看得明白，東廊下神刀將李剛叫道：「道兄！勝三哥氣力看看不敵，我將三哥替下來如何？」

道爺說道：「四弟，你我師兄弟，我是知道的，你的刀法不如你勝三哥。吉人自有天相，四弟不要臨敵。」金頭虎在弼昆長老背後叨叨念念：「我三大爺也不知是怎麼把老道得罪啦，過去三五個，把林士佩圍住群毆。」和尚回頭道：「你這孩子胡言亂語！人家多少人？咱們才八十餘人，孺子不許多言，後退！」

傻小子叨叨念念：「三大爺人緣真不好，和尚、老道都給得罪啦。」不表傻英雄自言自語，此時閔士瓊捻定花白鬚鬚，得意洋洋，心中暗道：「林士佩與勝英有不解之仇，必然下毒手。一鑽紮上勝英，由前心透後心，由左肋梢紮透右肋梢，一裹手腰斷兩

節，向外一推，頭屍兩分。勝英若死在當場，東廊下八十餘人，他們就無有主張了。想要出離山口，頭道山口三層嘍卒，二道山口三層嘍卒，三道山口三層嘍卒，三道山口共合三百六十人。要想出山，勢比登天還難！向東去，有橫澗一道；向西去，水內埋伏層層；向北去，後寨猶如天羅地網。我將鏢行八十多人，一網打盡！」勝爺與林士佩戰的工夫一大，天已昏黑，嘍卒掌上燈籠火把，十四省英雄，莫不贊美林士佩與勝爺的武學，真是鴉雀無聲，一語全無，靜落落只聞鋼風響。

忽然間就聽得遠遠人聲鼎沸：「了不得啦！擋不住哇！」

聲音隱隱傳來。忽然又聽喧嘩聲音距離較近：「快跑哇！別找死呀！」緊跟著再聽，更近啦，聲音更大，大喊：「了不得啦！快跑哇！」閔士瓊聞聽，暗吃一驚，正在心中得意洋洋之際，忽聽得這種聲音，暗聞心中納悶道：「就是有人撞山口，自有報事的嘍卒來報。怎麼只聞喊聲，不見來報呢？」列位，閔士瓊錯怪了報事頭目啦，撞山口的這位是跑著打，報事的嘍卒向裡跑時，這位腿底下快，追上一棍，腦漿崩裂。二道山口報事的也給打死啦，三道山口報事的腰上挨一棍，雖然沒死也起不來啦，哪還有報事的嘍卒呢？老寨主遂叫道：「德俊看看，外面是什麼人喧嘩喊叫？」二少寨主方要出東角門，撞山之人一個箭步，已經縱進東角門，又一個箭步，進了聚義廳，手擎一條棍，青紗纏著，進了聚義廳，打開了棍上的布，並沒有多少血跡，皆因為是跑著用棍亂掃，嘍卒們一看來得凶，就亂了次序啦。大眾觀看此人，頭上戴米色六楞袖口壯帽，身上米色短靠，藍絨繩打十字絆，胸前襯蝴蝶扣，一巴掌寬的繡花的英雄帶，上繡蝴蝶鬧海，暗藏八寶，因為短衣服，前有輪羅傘蓋，後有花冠魚腸，銀灰綢子腰圍子，下穿燕雲快靴，雖然漂亮，扮妝的不匪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螞蟻腰，白素素一張臉面，五官俊美。燈光下看不甚真切，白晝若是細看，上有一道赤紅線，打左眉下直穿左眉上，年紀就在十七八歲。古時赤線穿眉的人，有一個黃巢，他是三道赤紅線，兩眉兩道，鼻中一道。

此人雖不比黃巢，也是該當大開殺戒，專收天下亡命徒。這一出世，一條棍縱橫十四省。大眾觀看，此人將棍上青紗搗開，露出一條亮銀盤龍棍，向方磚地上一立，棍齊人的眉際，兩頭銀箍，銀箍裡面兩條銀龍，故名亮銀盤龍棍。此時勝爺縱出圈子外，站東北角觀看，並不認識此人。此人也不認識勝爺，但是此人在松竹觀時，常聽老師叨念幾位師兄的長相並且勝爺用的是魚鱗紫金刀，此人一打量勝爺，就知道必是勝三哥了，遂對勝爺躬身，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我先拿住小兒林士佩，然後再拜見老師兄。」您道，鏢行眾人俱都不認識此人，惟有葉伯紘知道，葉伯紘遂與眾人報告了來由。單說林士佩觀看蔣五爺大為不悅，如何蔣五爺認識林士佩呢？皆因蔣五爺在路上聞聽有一個林士佩，與勝三爺是勁敵，蔣伯芳記在心裡，不然見了勝三爺也是先找林士佩。此時林士佩觀看蔣五爺十七八歲的一個學生，心中說道：「那棍必是竹子的，包著鐵皮，絕不是渾鐵的。」林士佩右手將鑽立於塵埃，對蔣五爺道：「你乃一無名的娃娃，你也拿耳朵摸摸，林士佩何如人也？告訴你明白明白，南七省的綠林道……」語至此，用手指黑水湖的曹榮說道：「那是黑水湖的英雄曹榮。」又指著韓秀說道：「這位是蓮花湖的韓秀。」又指澎湖汪忠、巢湖李豹以及閔士瓊，都表白了，最後手指蕭玉台的袁龍、袁虎，也道了字號。復又說道：「鏢行之中勝三爺、九頭獅子孟二爺、神刀將李剛、屠鏢頭、蕭三俠等，都是出色的人物，沒聽說過你這個蔣伯芳。」蔣五爺一聽，只氣得美玉臉一紅，七竅生煙。正是小馬乍行嫌路窄，大鵬展翅恨天低。蔣五爺雙手合著亮銀盤龍棍，先打林士佩，後戰十四省的眾群寇。

列位，蔣五爺何以來遲呢？皆因他下山的時候，對艾爺說道：「恩師，弟子不識路程。」艾爺道：「為師這裡有路程單。」蔣五爺又道：「弟子見了師兄不認識，奈何？」艾爺道：「唉，貧道知汝必開殺戒，汝赤線穿眉，殺人無數，貧道也無法阻止。茲有寶劍一口，此劍乃是雌雄二劍，今賜汝一口佩帶，見了你勝三哥，以寶劍為憑。貧道尚有囑咐，汝必須牢牢切記，如犯戒時，貧道必取汝首級。一不許你大街賣藝，二不准你偷盜竊取，三不准你貪戀美色，四不許你妄殺好人。此劍貧道佩帶七十餘載，未嘗妄用，今汝佩帶此劍猶如師在左右，切勿妄為，切囑切囑。」伯芳含淚受命，諾諾連聲答應。參罷佛像，拜別了老師，伯芳灑淚下山，臨別時艾爺只給了兩吊錢盤費。曉行夜宿，這日伯芳來到杭州，兩吊錢早已用完，腹中饑餓難挨，無精打采，躺在廟台階上睡了一天。已經餓了一天啦，看看不支，又餓了一天，到了夜間，再想睡也睡不著了，翻覆輾轉，長夜不眠。列位，多大的英雄也擔不住餓。禮義出於富戶，良心喪於困貧，人要是真三天不吃飯，無論是多大英雄也就不英雄了。但是還有一層說法，是君子，無論怎麼挨餓，他也不能為非作歹，不怎麼當初聖人說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呢？至於那人貧志短，馬瘦毛長，又說，饑寒起盜心，那本是下流之輩喲，蔣五爺是什麼樣的英雄？餓了三天，走道兒就彎著腰了，躺在廟台上，心中思索：「臨下山的時候，恩師囑咐我，不叫我當街賣藝，要是許我賣藝，就憑我這一身本事，棍也有，劍也有，扔在地上，一天我也能弄幾兩銀子。若以偷盜論，像我蔣伯芳能有日行千里之技，盜取杭州的銀子易如反掌。」讀者問道，蔣五爺日行千里，杭州距萬笏山有多遠呢？

列位，蔣五爺走的是水路，僱用船隻，腰裡頭沒有什麼盤費錢，車船店腳，這宗生意在昔日時最難做不過，不是故意的欺凌旅客，就是繞彎愚弄行旅，蔣五爺又沒出過門，長到十八歲，方才下山，猶如白面書生一般，在路途之上應當花十個的，蔣五爺就得花十五個，所以到了杭州地界，盤費就沒有啦。在廟台之上夜無眠，不知所以，又不敢賣藝，又不敢偷盜，不啻釜中之魚。也是人到難處想實朋，蔣五爺忽然想起當初，在萬笏山時曾有一朋友，此人姓董名世興，在東門外高台階開設同義合雜貨店，我何不前去訪問？果有此人，或可暫濟燃眉，借些路費，好夠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。

蔣五爺一夜無眠，心中亂自打算，忽聽金雞報曉，東方發亮，晃晃悠悠打廟台階上走下來。走了不遠，見有一個擺攤的山東人，蔣五爺來到攤前，一看那擺攤的山東人，手中拿一個鐵片尖刀，在石頭上磨呢，見蔣五爺到了攤前，那山東人問道：「你買俺磨的這把刀嗎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不買你的刀，我賣給你一條棍。」蔣五爺手擎亮銀盤龍棍，說道：「賣給你這條棍。」山東人一接棍，沒接住，當的一聲，掉在塵埃。山東人將眼一瞪，說道：「是鐵棍啊？不要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少賣倆錢。」山東人說道：「白給俺也不要，我沒錢僱人搭棍。我賺二百錢，還留著一家大小吃飯呢。」蔣五爺打了一個唉聲，彎著腰又向前走去。工夫不大，來到東門外一帶，一打聽董世興，有人說：「開了大銀樓綢店啦，已不在此開雜貨店了。」

蔣五爺無法，又向前走去，走到鬧市街前，見有一家大古玩鋪，蔣五爺走到台階之上，進了櫃門。那站櫃的是一位山西人，看他外表，長得挺漂亮，叩其中空空如也。此人問蔣五爺道：「壯士找人嗎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不是找人，我賣給你一口傢伙。」

蔣五爺美玉臉通紅，將寶劍遞給山西人。山西人接在手中，拔不出來，山西人遂說道：「此劍都鏽住啦。」蔣五爺答道：「你豈不聞：匣中寶劍不用磨，勸君休娶二姘娥。園中有井防墜落，後戶謹記別通河。僧道尼姑休來往，堂前莫走賣花婆。諸公切記世間事，積善人家福壽多。掌櫃你不知此劍來歷。」說著話將劍接到手中，左手一按繃簧，右手一拉劍把，一道閃電，霞光奪人二目。老西說道：「啊，你真有耐心煩，磨得真亮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我路過此地，沒有盤費啦，我故此賣心愛的寶劍。」老西問道：「你要多少錢？」蔣五爺答道：「我要五十兩銀子。」老西說道：「五十兩銀子，打口銀劍，包口金劍。你搶古玩鋪就完啦，何必賣劍呢？」此時就見櫃房內茶青單簾一起，出來一位老者，青透地紗馬褂，茶青兩節大褂，手拿團扇，口中叫道：「李掌櫃你又跟誰吵嘴？一天淨是你和買主打吵子。」李老西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你看看這口劍，他要五十兩銀子，窮瘋啦。」老掌櫃接過寶劍，用手指一彈劍柄，就聽噹啷一聲響亮。老掌櫃的打量蔣五爺，四楞袖口青布壯帽，青布褲褂，白襪雲鞋，臉上看，眉如彎月，目若朗星，兩耳垂輪，一位美貌的少年，好似方出門的大學生。老掌櫃的問道：「少壯士，此劍是一口是兩口？」蔣五爺答道：「就是一口。」

掌櫃的說道：「惜哉惜哉。此劍乃是一對，雌雄陰陽分兩口，此劍剩了一口，陰陽不合，雌雄兩分，若是兩口，二百銀子可賣。少壯士，我給你三十兩銀子。我也不按鋼的買，若是按鋼的買，可就不值那些錢啦。少壯士如其不賣，你拿到別家再賣，若有三十兩價錢的，回頭我給你五十兩銀子。」蔣五爺聞聽老頭將劍的來歷說得明明白白，有心不賣，肚子裡餓，大英雄長歎一口氣道：「掌櫃的，你將劍放在一旁，遲十天半月我再來取劍。」掌櫃的擺手說道：「少壯士不懂買賣規矩，我們收下貨物，號上條子，放在架子上，明天就許有主顯出重價買去，三十兩買的，我們就許號八十兩、一百兩。若買了貨不上架子，被同業的知道了，

一倍罰百倍，還得請同業吃酒賠不是。我們這裡比不了當舖，係上號頭，你可以憑票贖回。」五爺聞聽，不由得心中難過：此劍再無回歸之理。心中說道：「恩師，我要餓死，此劍也得落於別人之手，弟子實出於無法了。」英雄思索至此，長歎一聲，一跺腳，地下方磚踏碎。李老西叫道：「我的親娘祖奶奶，你要拆我們的古玩鋪呀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李掌櫃不要大呼小叫，這位壯士是好武之人，碎了一塊磚不要緊的。」就聽有人說道：「喝，真有力氣，一跺腳方磚碎了。」

掌櫃的說道：「壯士如不欲賣，請到別家走走。」說著話，掌櫃的回頭上櫃房裡面去了。蔣五爺此時站在櫃檯外面發怔，掌櫃的又打屋裡出來說道：「少壯士真走時氣，我們這裡有一位串門子的綢緞銀樓的東家，聽說少壯士困住，周濟你三十兩銀子盤費，可沒有我們萬聚號之事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將大德的君子請出來，我當面致謝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人家不在謝與不謝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大禮不能越過。」掌櫃的一看蔣五爺是個志誠君子，遂叫道：「董大爺，你出來吧！這位少年要當面致謝。」就見茶青色單簾一起，一股異味清香。列位，男子哪有脂粉味？原來是沉香十八子的氣味兒。五爺一看，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年，遂控背躬身說道：「仁德君子周濟我落難之人，敢問君子貴姓高名？請道其詳，我倘有寸進，必當答報大恩大德。」董世興道：「壯士，須些小事，何足掛齒？我當初也打難處經過。」蔣五爺道：「仁君子，如不說出名姓，我寧可窮困死，我不能要你銀子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董大爺，壯士乃是志誠君子，我告訴這位壯士吧。姓董名世興，這位董爺是綢緞店銀樓的東家。」蔣五爺一聽，上下打量道：「原來是兄長。」

還認識小弟嗎？」董世興說道：「我看看眼熟，不敢相認。」

蔣五爺道：「你可發財啦。小弟乃武昌府江夏縣，萬笏山松竹觀的蔣伯芳。」董爺說道：「五弟，算我不是。掌櫃的別秤銀子啦！我弟兄當年曾閒談過，肩膀齊了為弟兄，要有窮的便不是朋友了。今日五弟故意打扮的窮樣，前來和我取笑。這是我的東家，五弟快去家走吧。」

董爺在先，蔣五爺在後，出了古玩鋪，蔣五爺餓得彎著腰，慢慢而行。董爺叫道：「賢弟，我也給你娶了嫂子啦，三處生意，上下二百來位同事的。五弟之恩，哥哥豈敢忘記？皆因我打算秋後買賣稍閒，我再去武昌府接你。咱哥倆是沒打一個娘腸子爬出來，猶如親弟兄一樣，我敝親給我銀子作的買賣，我的敝親無兒無女，這個生意就如同咱兄弟二人的一樣，比如說買賣要值五十萬整，咱哥倆每人二十五萬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家中離此多遠？」董世興說道：「在蘭竹巷。」走了有三四里地，來到一個巷口，清水脊的房子，門外栽種幾棵小門槐。

北京的俗語，樹小新房畫不古。您要看清水脊的新房，門前小樹不高，屋中必是掛新畫。老財主則不然，門前樹大蔭涼大，房子也是舊的，書房畫也是舊的。閒言少敘，董爺用團扇打門環，叫道：「劉媽媽開門來！」就聽裡面有人說話：「大爺回來啦？」董爺答道：「回來啦。」雙門開放，劉媽問道：「這位是誰呀？」董爺說道：「這是我的盟弟。」弟兄二人進了門，蔣五爺一看，四合房子，上房五間，高垂細竹簾，天棚下養魚缸，奇花異草，很是雅觀。董爺喊道：「娘子出來，與盟弟會見！」就聽上房屋中答道：「哪位盟弟？」董爺說道：「我常跟你提念的盟弟蔣伯芳。」蔣五爺一看，出來一位十七八歲的少婦，姿容秀美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紅粉佳人真可瞧，粉面桃腮楊柳腰。身穿衣裳是錦繡，窄窄金蓮裙下飄。董爺叫道：「娘子，這是五弟。」又叫道：「五弟，這是你嫂嫂。」娘子道了個萬福，遂問道：「你好。」蔣五爺控背躬身叫道：「嫂嫂，可好？」弟兄遂向堂屋走進，婆子掀起簾子，弟兄前邊走，娘子後面跟隨。蔣五爺一看屋中陳設雅致，花梨紫檀的家具，非常講究。董世興與蔣五爺分賓主落座。娘子在東面幾凳落座，董爺說道：「娘子不要謙遜，這如同我親兄弟一樣，不必拘束。」

董爺的岳父家姓王，王氏娘子遂叫道：「劉媽，給五爺沏一壺好茶來！」工夫不大，將茶獻上，蔣五爺喝著茶，直皺劍眉，肚子裡三天沒吃東西了，茶倒好喝，肚子難受，釀茶衝得蔣五爺肚子裡咕嚕咕嚕的直響。王氏杏子眼一轉，叫道：「五叔，大概沒吃飯吧？」這一句話問得五爺美玉臉通紅。按說到了高親貴友家，沒吃飯也得說吃啦，蔣五爺餓了三天啦，大丈夫饑饉難挨，遂答道：「還沒有吃呢。」王氏娘子遂叫道：「劉媽！五叔不是外人，若是外人就到外面飯莊子吃去啦。既不是外人，就在家中隨便用點酒也就行啦。你給溜個腰花，炒個肚絲，配倆涼碟，燙兩壺乾酒。」劉媽手是真快，工夫不大，將桌子擺好，菜也端上來了。王氏娘子遂手提酒壺說道：「我敬五兄弟一杯酒。」五爺說道：「嫂嫂，我不會吃酒。」王氏娘子說道：「不要客氣，你還拿嫂子當外人嗎？你弟兄如親手足一般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廟中不叫喝酒。」董世興也想起廟中不叫飲酒了，遂說道：「五弟是不喝酒，你我二人喝酒，五兄弟吃吧。」劉媽遂端來四碟蒸食，五爺一看，四碟蒸食，還不夠半頓呢。王氏娘子杏子眼一轉，看得明白，蔣五爺不是買主，是吃主。遂又叫道：「劉媽，將那四碟蒸食也端來！」劉媽又將四碟蒸食擺在桌上。蔣五爺狼吞虎咽，吃了八碟蒸食。

王氏娘子又要叫劉媽端蒸食，蔣五爺說道：「小弟飽了。」劉媽端上漱口水，都吃完了飯，說會子閒話，董世興遂說道：「五弟好清靜，後院收拾乾淨，就叫五弟在後院休息吧。」弟兄二人遂夠奔後院，有東房兩間，屋中潔淨雅致，牀帳鮮明，董爺說道：「賢弟，咱弟兄身材不差多少，我看看你的鞋多大尺碼？」

劉媽給沏過茶來，蔣爺喝著茶，董世興說道：「五弟風塵勞苦已極，就自己喝茶休息吧，劉媽沒事別到後院。」董世興到鋪內，帶領著學生意的到了新衣莊，買那粉蓮色吉祥白的幾件大氅。在那個年月，好武的甚多，董爺知道好武之人穿衣服的樣式，董世興又將小衣服買了幾身，十字絆英雄帶，絲線帶子，到帽鋪中又買幾頂壯帽，大鞋鋪買了幾雙蒸雲快靴、福字履、緞鑲緞的鞋、白綾子襪子。一切置備齊整，打發學徒的先給送至家中，叫蔣五爺沐浴潔身，更換衣巾已畢，又同董世興來到緞店，後領了掌櫃的及同事的，都叫到了蔣五爺面前。董爺對大眾說道：「咱的財東就是這位蔣五爺，所有血本都是他老人家的，我們哥倆是拜兄弟。」董世興將櫃上同人等，都給蔣五爺介紹完了，又打發年輕學徒的叫了裁縫，連夜給五爺先做兩箱子大小衣服。兩個緞店一個銀樓，五爺用什麼都隨便，又叫同事的到萬聚號取幾樣成色好的刀槍。不到五七天，又給蔣五爺收拾兩間書房，文武書齋。董世興對待蔣五爺無微不至，每日共桌而食。

這日二人正在吃飯之時，董爺叫道：「五弟，要有大戶人家的姑娘，品貌俊美的，叫你嫂嫂相看，給你定下親事，辦完事之後，愛與哥哥同居，就在此院內；不欲住了一個院內，就在花園內另蓋房屋，樣式由兄弟你自己出。」五爺聞聽暗道：「哥哥雖然好心，你哪裡知道，我正練金鍾罩童子功，焉能夠娶媳婦呢？」五爺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兄長，我們練武的人，非過廿歲不能娶妻。並且我還不能在兄長家內久住，我本是尋找師兄，路過此處。」董爺問道：「五弟，但不知令師兄何人？」

五爺答道：「現在江蘇開設十三省總鏢局，姓勝名英字子川，號稱神鏢將。」董爺道：「此人不是一位老者嗎？怎麼是你師兄呢？廟中那位黑鬍的不是你師傅嗎？怎麼徒弟倒比老師還大呢？」五爺道：「勝三爺還是我的三師兄呢，我大師兄都八十餘歲啦，二師兄七十餘歲，乃是道者，四師兄弼昆長老與我勝三哥歲數不差上下。我老師艾道爺乃是返老還童，鬚鬚頭髮由白而變黑，現在成了劍客，一百餘歲之人了。我老師派我出廟找我勝三哥，做些替天行道、剪惡安良、行俠仗義之事。」董爺道：「賢弟，我盼你如天神似的，將你兄弟盼來，好容易見了面，你又要走，是萬不能的。現在有一宗綢子，非我親身去辦不可，我現在就要起身，還得賢弟你給我照看生意呢。候愚兄辦貨回來，也不能就叫你走，我跟賢弟提過，這三號買賣就是咱們兩人的，雖不能同生，但願久住一處。明天我撥兌銀子，後天我就要起身，咱哥倆如同親弟兄，該喝茶叫你嫂嫂或叫婆子沏茶，該吃飯叫她們給預備飯。」董爺又叫道：「娘子！我與五弟雖非一母所生，如同親手足一樣，我走後千萬不許慢待了。」囑咐再三，是日董世興遂辦貨去了。

一早起身，王氏娘子見丈夫走後，叫道：「五爺！今天早飯得喝點酒吧？」五爺道：「小弟一滴也不能喝。嫂嫂我今天也不能在家中吃飯，三號買賣，俱都吃喝隨便。」王氏娘子含笑說道：「五兄弟，你哥哥在家你就在家吃飯，你哥哥不在家，五兄弟你就往外去吃飯。你哥哥回來，必要問我，你看他文質彬彬的，他脾氣很大。你還看不出來？你要一到外面吃飯，嫂子我就擔了不是啦。」蔣五爺怕辜負嫂嫂美意，遂在家中用飯，王氏娘子告訴婆子預備了兩份杯箸，放在一張桌上。蔣五爺叫道：「嫂嫂！你在炕

桌上吃，我在八仙桌上吃。」王氏娘子笑嘻嘻地答道：「家無常禮，何必兩桌吃飯呢？」王氏讓之再再，蔣五爺年輕，心中甚為不安。酒菜擺齊，王氏娘子指使劉媽向外邊買東西，劉媽走後，王氏娘子說道：「五弟，今天嫂嫂給你滿一杯。」美英雄站起身軀說道：「小弟滴酒不能下咽，請嫂嫂自飲吧。」王氏娘子說道：「五弟，一人不喝酒，二人不要錢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小弟實在不能飲酒。」蔣五爺說了幾句閒話，王氏自己飲酒。你道，蔣五爺頭一次與王氏見面時，王氏就有愛惜之心，後來蔣五爺又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王氏看著更俊美啦，腹內早懷邪念，恨不得其便，今乘董爺辦貨出外，妻子又是王氏的心腹，早已不言而喻。王氏借著酒興，眉目傳情，蔣五爺正顏厲色，佯作未知。王氏又叫道：「五弟今年多大歲數了？」蔣五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小弟今年十八歲了。」王氏聞聽，笑道：「咱倆同庚啊，你哥哥比咱們大一歲，他十九歲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二人結拜時他十六歲，我十五歲。」王氏又叫道：「五弟，人過青春沒有少年，大兄弟你辦了喜事沒有？」蔣五爺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嫂嫂，我是廟裡的道童，身入玄門，不許娶妻。」王氏說道：「怎麼諸葛亮還招親呢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不懂得。」王氏又說道：「和尚老道還有外家呢。」蔣五爺答道：「我更不懂。」王氏又說道：「我許配銀樓掌櫃的為妻，他不明白世故，你看看我押帖的這副鐲子，都老的掉了牙啦，五弟你看看。」說著話，一挽桃紅袖口，露出赤金鐲子，叫道：「五弟！你看呀。」玉腕雪白粉嫩，好似打了皮的藕棒兒一般。蔣五爺搖頭道：「我更不明白這個。」王氏一下腰又將玫瑰紫的裙，掀起來道：「五弟，你看看嫂嫂的鞋，是我自己做的，巧不巧？」五爺道：「這我更不曉得。」王氏說道：「五弟，你都不曉得，你給我打一副鐲子行不行？」美英雄答道：「等我哥哥辦貨回來，你點出樣來，叫我哥哥給你打去。」王氏說道：「這宗事別叫你哥哥知道，咱二人暗合著就辦啦。」五爺說道：「我手中沒有錢。」列位，婦人不可嗜酒，都說賭博為淫盜之媒，美酒更為誨淫之物。董世興十九歲，文質彬彬，怎麼婦人還能有邪念呢？列位，人要是走正道，對於色上就差啦，董世興是三號的買賣東家掌櫃的，本來沒有這些閒心。若是才子，必用心文章詩賦，對於愛情不大親近；若是貪賭之人，晝夜豪賭，對於色上也是很輕的。婦人好貪風流，因此看見蔣五爺太陽穴凸著，胸脯翻著，細腰窄背，她可不知道蔣五爺是一位人中豪傑，不但堅壯，並且能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牛回。婦人百般調笑蔣五爺，蔣五爺佯作不知，王氏遂上前奔五爺而來。蔣五爺一看神氣不好，站起身形，一拍桌面，桌上的陳設幾乎都碎了，蔣五爺並沒用力，要是用力桌子就碎了。蔣五爺一轉身形，說道：「嫂嫂喝醉了，從今後不與嫂嫂共桌吃飯。」蔣五爺走後，王氏坐在太師椅上，雙手掙定膝蓋，心中暗道：「蔣五爺莫非是呆子？憑我這樣的姿色，就打不動他的心腸？」不表王氏胡思亂想，單說美英雄走出去，來到書房，稍微坐了一會，心中異常煩悶，遂出離了董宅，夠奔西湖。路過斷橋亭，五爺懶觀西湖之景，心中思索：「董兄是大仁大義，知恩報德。像我兄長文質彬彬一個書生，娶了這樣不賢之婦，恐怕被婦人所算。唉，我是幫腔的上了台，管他那些呢。此時我也不能走啦，我游完西湖，或去緞店吃飯，或到小館吃飯，單等兄長歸來，我早離他家，是為上策。」五爺一邊走著，一邊思索避免嫌疑之計，游完了西湖，到櫃上吃飯，叫學生意的給買了一個鎖。五爺從此每日掌燈之後回歸董宅，每日清晨起來，王氏還未起牀時，五爺遂起來，將後宅門一鎖，歸綢店吃飯，日日如此，才引出來一段姦夫淫婦的笑話，五爺代兄化嫂出了人命，鬧得杭州天翻地覆。

這日晚間，天交二更之後，五爺在書齋觀看聖經賢傳，美英雄心驚肉顫，放下書本，紮綁停當，佩帶寶刀，來到院中舞了一回八仙劍。驟然間看盟嫂房中燈光異常明亮，美英雄收住了招數，忽然又聽房中有人痰嗽，五爺心中思索：「莫非兄長回家了？怎麼不來見我呢？」想罷，將寶刀還匣，來到後窗戶外。五爺思索：「若濕破窗紙，就失了自己的身份，暑熱天氣，盟嫂就許未穿上身的衣服。」於是蔣五爺側耳細聽，一層窗紙之隔，就聽婦人說道：「少爺，你怎麼不言不語？你要願意與我作長久夫妻，可以從我之計；你要不願作長久夫妻，打這兒一刀兩斷，從今後你就不必來啦。」就聽男子答道：「娘子，你我自從見面之日，如膠似漆，我一時見不著你，就茶飯難咽，為何說這斷情絕義之話呢？」又聽婦人說道：「我們那口子現在出外辦綢緞，一二日就要回來啦，他要是回來時，你在哪裡擺呀？你要願意作長久夫妻，明天早晨我給你幾十兩銀子，你多買點砒霜毒藥，我丈夫現在又招來一個無知的朋友，不知道餓了幾天啦，餓得彎著腰來的，此人姓蔣名伯芳，在我們家吃了飽飯啦，飽暖生淫欲，前者他還調戲我，我抽了他兩個嘴巴子，天天也不敢見我，掌燈回來歸後院書房睡覺，早晨起來就走。多買點毒藥，我給他沏茶送去，我給他一個好看，給他將茶滿上，他必然不疑，喝下去一死，花幾兩銀子僱幾個窮漢，弄一口薄皮棺材裝好，搭到城西空地一埋。我那丈夫是外來的，此處也沒有近門當戶，他回來時，我先將他灌醉，然後酒裡也給他下上毒藥，他要死了，我就假裝披麻帶孝痛哭，有人問時，我就說他辦貨回來，他中了陰寒啦。將他發送了，這三個買賣連住宅，都歸大少爺你。」那男子說道：「人命關天啊。」婦人說道：「你要怕人命關天，咱們就一刀兩斷。」男子又說道：「我豈能辜負娘子的美意呢？明天多拿倆錢，砒霜是很貴的東西。」蔣五爺聞聽，不由得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，就要拔劍。蔣五爺又一想：姦夫淫婦謀害本夫，於我何干？方然思索到這兒，自己又暗暗叫道：「蔣伯芳！你若這樣想就錯了。董世興待我蔣伯芳是何等的恩高義重，豈能視同旁人？」小豪傑二次按劍把，寶劍離匣半尺有餘，要躡過房去，進屋殺那姦夫淫婦。美英雄方要下手，又想起了老師之戒，凡事必要三思而後行，如果我盟兄回來時，家中出了人命，官面要檢驗，我兄長乃是體面之人，必然羞臉難當，難以生活，如此豈不是害了吾之盟兄？我必須想個萬全之策，叫我兄長不能現丑，給我盟嫂打斷了姦夫。英雄遂壓下心頭之火，轉身形夠奔書房，自己坐在書房之中，思想多時，主意拿定。打一盹睡，天交四更時分，出了書齋，縱上盟嫂臥房，單等姦夫走時，跟下去辦事。

就聽盟嫂房中隔扇一響，看見男女二人，拉拉扯扯，一陣涼風將婦人披著的斗篷吹開，內現銀灰色的衣服。行俠作義之人最忌看婦人的小打扮，蔣五爺遂扭頭不看。姦夫淫婦走到大門道，有不忍割捨的景況，婦人說道：「大少爺留神懷中的銀子，我怎麼心驚肉跳？這七八天的工夫，許是累的。」男子說道：「我也覺著坐臥不安呢，是何緣故？銀子倒不要緊。」說著話，男子出了大門，王氏將門上好，回歸自己屋中休息去。

小豪傑在房上看得明白，姦夫不走大街，直奔小巷，蔣五爺躡房越脊跟下來了。原來，此姦夫乃是杭州落魄的財主，他將家當花盡，學了這麼一宗能為，他要看見水性楊花的婦人，他必然有手段達到目的。單說穆大少爺走著道兒，心中暗想：每夜婦人必給我幾兩銀子，他箱子裡的衣服隨我使穿，我這才叫豔福不淺呢。心中胡思亂想，已經走到西北城角牆根底下，就見樹林中縱出一人，手拿寶刀，霞光閃閃，冷氣森森，一聲喝喊：「站住！」穆大少爺正在心滿意足，一見此人，不啻半空打了一個雷似的，遂說道：「城內你敢斷道劫人嗎？」蔣五爺聞聽，唾了穆大少爺一口道：「天氣尚早，你來此何為？」

穆大少爺說道：「我跟我親戚一塊喝了幾杯酒，故此這般早便回家了，因為是酒興，要不然我就住在親戚家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與董世興之妻有染，要謀害本夫及外來的朋友，我都聽見了。告訴你吧，他那朋友就是我。」穆大少爺聞聽，嚇得急忙跪在就地連連叩頭，如同小雞兒啄米一般。蔣五爺說道：「你與王氏是誰給介紹的？由何日有染？你要說了實話，萬事皆休，饒你狗命。」穆大少爺說道：「大太爺，皆因為那一日我遊玩街市，見一婦人在門前買花，婦人與賣花之人取笑，我在旁邊觀看，婦人看了我幾眼，含笑而去。妻子出來送錢，我一看那妻子原來認識，我遂問劉媽，此家是幹什麼的？劉媽告訴我是綢緞銀樓東家娘子。我遂托劉媽給我成全，並給劉媽一錠銀子，劉媽應許給我成全好事。也是事逢恰巧，因婦人的丈夫出外辦貨，晚間我跟劉媽入了那院子，我藏在一間空屋子內，劉媽用語一勾引婦人，劉媽又將我暗暗帶到娘子屋中，因此我二人有染，今天才七八夜。」蔣五爺聞聽，哈哈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姦淫人家婦人，又要謀害本夫，還要謀害人家的朋友，你是可殺不可留！」蔣五爺一個殺字未曾出口，寶劍一裹手，穆大少爺頭屍兩分，蔣五爺向外一縱，抬腿擦劍，然後將寶刀還匣。

穆大少爺死後，蔣五爺走到死屍跟前，用手指沾血，寫在穆大少爺衣服之上，寫得是：「此小輩姦淫良家婦女，俠客憤怒，仗劍而誅之。」蔣五爺寫罷，轉身形要走，又想起姦夫囊中尚有銀兩，五爺將銀子取出，從原道回歸董宅後院。

進了書房，蔣五爺寫了一封書信，封好了，又將自己衣箱打開，連做的衣服帶買的衣服，將心愛的粉蓮色、銀灰吉祥白的挑選了四身，英雄帶十字絆鞋襪等物取了兩套，打成卷，用油綢子一包，盤龍棍用青紗纏好，書信帶在囊中，又取了三二十兩散碎銀子，不開後門，越牆而出。天光已然微亮，來到緞店門口一看，還未開門，蔣五爺來回的走了幾個彎，緞店這才開門。蔣五爺進了

屋中，大眾一看問道：「五爺今天怎這般的早？」五爺說道：「心中煩悶。」說著話走到櫃房。掌櫃的問道：「五爺有什麼急事嗎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茲因十三省鏢局子現在給我帶來一信，因有要事趕奔十三省鏢局，東家回來時，就說伯芳臨行倉卒，不及面辭，我這裡有書一封，請交東家。」